

对生命、死亡和人类情感的思考是
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宿命，
他为自己内心世界的这种争斗而疯狂，
而本书，是他将崩溃的灵魂在理性残存之际的呐喊。

尼金斯基手记

一部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著作
一个“舞蹈之神”的内心独白

[俄] 尼金斯基 著
李 多 译

华夏出版社

nijinsky



尼金斯基手记

Nijinski Cahiers le Sentiment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Vaslav Nijinski) 著

李多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尼金斯基手记 / (俄罗斯) 尼金斯基著; 李多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4

ISBN 7-5080-3027-3

I. 尼… II. ①尼…②李… III. 笔记—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581 号

尼金斯基手记

编 著: 尼金斯基

译 者: 李 多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印 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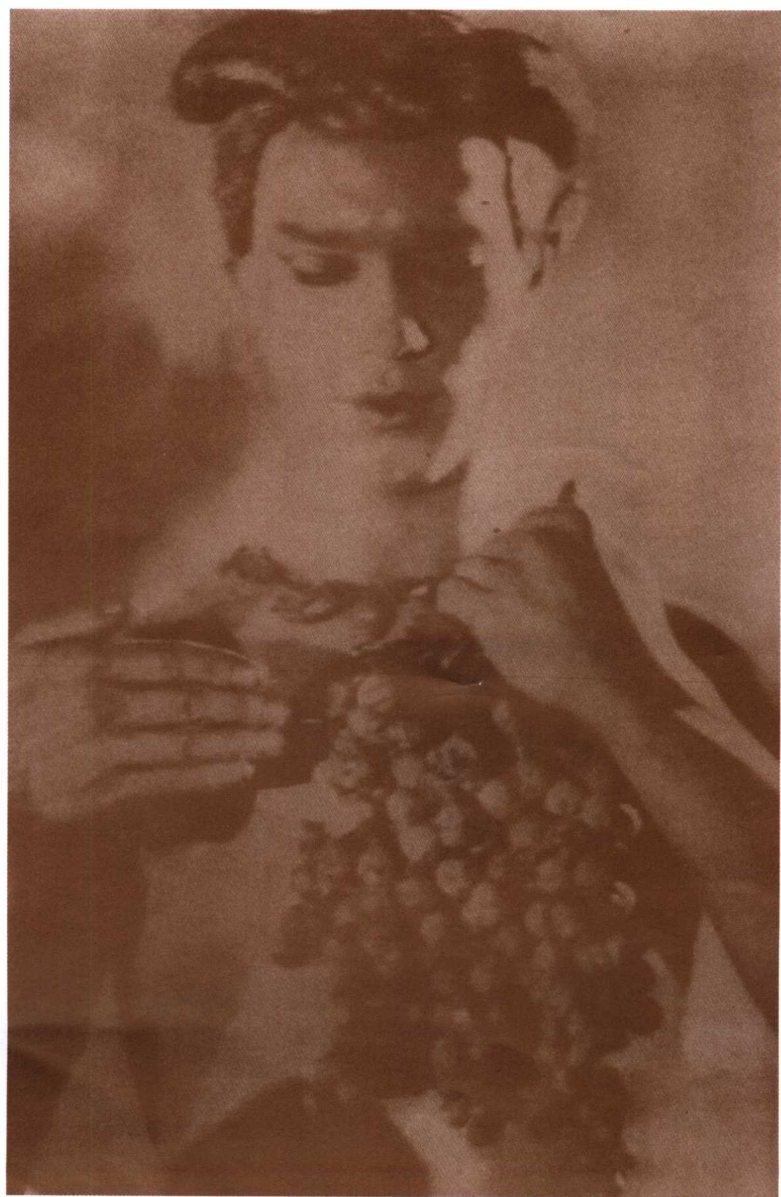
ISBN 7-5080-30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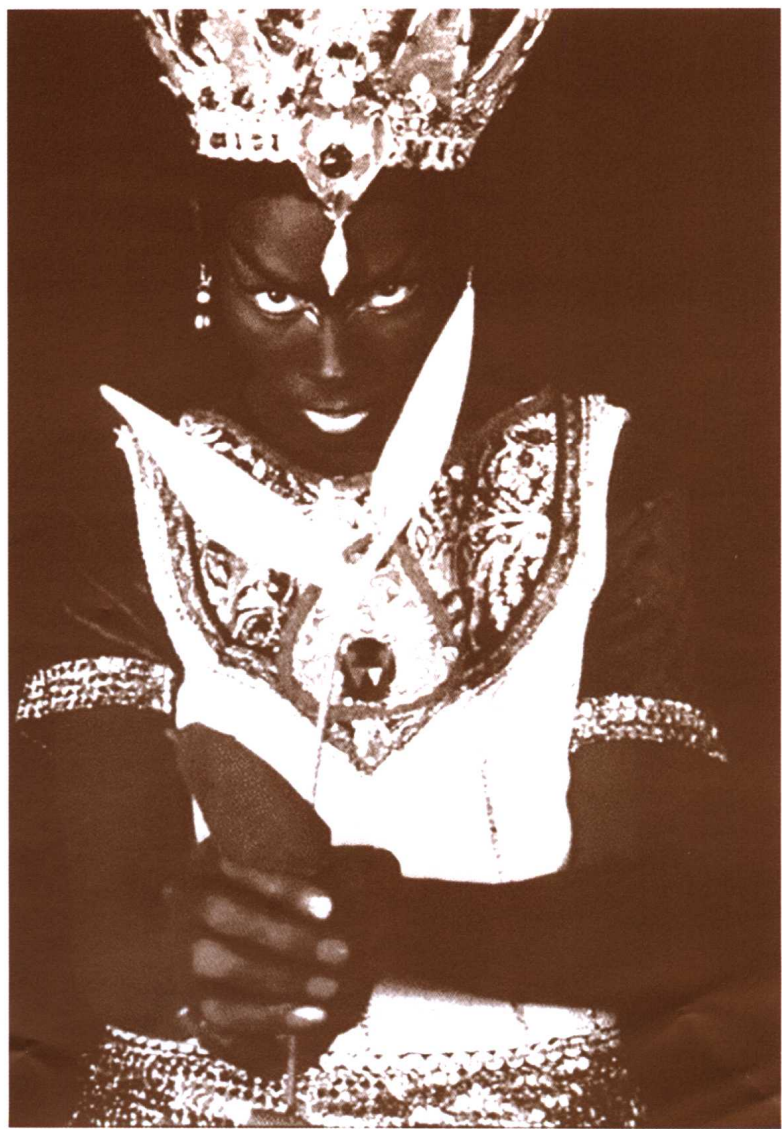
定 价: 13.80 元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尼金斯基
(1890 - 1950)







尼金斯基简介

在20世纪的芭蕾史上，尼金斯基(1890-1950)素有“最伟大的男演员”之誉。作为表演艺术家，他曾以一次腾空跳跃，两腿迅速完成前后交叉击打10次等高难技术动作和坚毅的男性气质，极大地提高了男性舞蹈家的地位，而作为编导家，他的《牧神的午后》(1912)和《春之祭》(1913)则被公推为现代芭蕾的早期代表作：前者率先打破了芭蕾舞剧创作中的禁区，第一次将少年的青春期骚动和人类古而有之的恋物癖单纯而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而后者则一反古典芭蕾的贵族风范和程式化语言，首创了双脚内扣、动作顿挫、群舞为主的血肉丰满的编导原则，简单明了地采用了象征生命复苏、大地回春的性媾动作……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巴黎观众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却博得艺术界和评论界的一致赞许，更成为后世编导家们争相模仿的对象。



法译本前言

克利斯提安·杜梅·洛夫斯基

(法译本译者, *Christian Dumais Lvowski*)

大概是在1918至1919年的冬天,也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罗莱娜(Romola de Pulszky)及其女儿吉拉(Kyra)三个人客居瑞士的圣·莫利兹(Saint Moritz)小城的时候,尼金斯基写下了我们后来称为“日记”的四册笔记。写作的确切日期已经很难知道,但据猜测有可能是在1919年的1月19日到3月4日之间。

俄罗斯的芭蕾舞之星,《牧神的午后》(*I' Apres - Midi d'un Faune*)和《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等著名舞蹈的革命性编舞者,世人称之为“舞蹈之神”的尼金斯基,此刻即将要扮演他毕生的一个更持久而且更感人的角色——“疯子”。

尼金斯基在加入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 Russe)之前,最早是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Theatre Mariinski)开始其灿烂的舞蹈艺术生涯的。根据那时的一份文件证实,这位舞蹈家早就有情绪上的严重问题。他于1913年和罗莱娜结婚,紧跟着同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闹翻——他们在这以前是一对情人,首先是情感不和,紧跟着是艺术上的不和,并且佳吉列夫把他驱逐出了舞团——这些因素更加重了他内在的情绪困扰。尼金斯基失去了在俄罗斯舞团的表现机会,以及佳吉列夫在艺术和经济上的支持之后,变成一颗失去了光彩的星星,紧接下来是几年动乱不安的岁月——再继之而来的,则是1916年和1917年的荣耀再现。

1917年的年底,尼金斯基结束了在南美洲的巡回表演——他艺术生涯中的最后演出——之后,决定前往瑞士稍事休养,因为医生嘱

咐他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紧张,他的妻子认为阿尔卑斯山的空气对他的健康有益。他虽然不喜欢山脉,但还是接受了,他们住到圣·莫利兹,在那里租了一栋叫做 Guardamunt 的别墅。别墅很宽敞,在山上,可以俯瞰整个村庄,而且还可面对极壮观的冰川景观。

住在圣·莫利兹的前几个月,对尼金斯基而言似乎获益良多。他的女儿吉娜当时已经4岁,每天陪伴着他。陪伴他的还有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他每天在别墅阳台上运动他的身体,这里的雪景也许令他想起俄罗斯家乡的雪景,似乎带给了他平静的感觉。然而不久,疯狂的阴影再度降临,而且比以前更为严重。到1918年的秋天,尼金斯基再度出现精神失常的现象,在该年年底,这种现象已经达到了顶点。

整个冬天里,尼金斯基行为失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带有侵犯性,这使周围的人感到恐慌。他每天练舞一直练到精疲力竭,有时一天会练习长达16个钟头之久。这种兴奋情绪有时会驱使他到别墅后面的山上到处奔跑,在那里宣布神对他颁布的“十诫”。他以罪人自居,在胸前挂了一个大十字架,在路上要圣·莫利兹的居民去上教堂,同时好好过“正当的生活”。

尼金斯基的种种失常行为使他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惊吓,有一次在别墅里,他把罗莱娜从楼梯上往下推,最后罗莱娜只好请了一位男看护日夜看管着他,好在必要时可以制伏他的错乱行为。

但是这“灵魂的疾病”并未阻碍到尼金斯基的创作,他不断构想出许多新的舞蹈,并且尝试发明一种用于记录舞蹈的符码系统,此外他不断地画素描,用铅笔、色笔、粉笔、水粉笔等画了大量抽象的素描,这些素描大多以圆形为主题。一位对尼金斯基有深入研究的美国精神病医生彼得·奥斯华德认为:“在尼金斯基的艺术里,这些以持续不断的圆圈形式为主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他在面临威胁他存在的分裂力量时,努力保持自我平衡的一种企图。”^①

1919年1月19日,星期六,尼金斯基必须在圣·莫利兹的苏瑞塔宾馆大厅中,为一场慈善晚会跳一次舞——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

面对观众跳舞。这些来看他跳舞的人包括来这里度假的观光客、无所事事的贵族，以及一些暴发户新贵。罗莱娜把尼金斯基的这次演出形容为“对抗死亡的生命之舞”。这些人原以为是来娱乐的，不想他的舞蹈又唤起了他们对4年来蹂躏整个欧洲的这场战争的恐怖记忆，尼金斯基为此深感困惑。

“……他在我们面前把受苦受难和受惊吓的人性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悲剧的表现。他的动作带有一种史诗的格调，像魔术师一般，他仿佛带着我们轻轻飘过一群死尸。这时观众似乎吓呆了，同时却又奇怪地被深深吸引住……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像一头难以驯服又无人能阻挡的猛兽，像一只从树林里跳出来的老虎，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撕裂。”²

第一册笔记开始时，先提到的就是在那场带有纪念性质的表演当天吃的午餐，然后是对表演前几个钟头的记录，所以看来似乎就是在那天表演之后的夜里，尼金斯基开始着手撰写他的第一册笔记。那么，他这种念头是来自他自己的想法，还是由弗兰克尔医师（Frankel）所引发的呢？弗兰克尔是圣·莫利兹的地区医生，向来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他一直想尝试为我们的舞蹈家做精神分析。所以后面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因为这些笔记里充满了许多由幻想、记忆以及自由联想等要素所组合而成的自我陈述和观察。尼金斯基常常提到弗兰克尔医生这个人——笔记里的重要角色之一——，他显然爱恋着罗莱娜。事实上，尼金斯基同时是个悲剧人物和喜剧人物，他似乎在弗兰克尔医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和自己相通的特质，有时对他很友善，有时则摆出一种带有讽刺性的优越感，或是挑衅的态度。

在那几个星期之间，尼金斯基每天伏在桌上不眠不休地写下了他的4册笔记，合成为“一本书”，他希望“在我还活着时能看到它出版，印好几千册发行”，而且，“这将可以当做是教育人性的素材”。笔

记的前3册有10页是用铅笔画的抽象素描，同时有15页记载着编舞的符号，如今这些我们都不收在本书之中。笔记的原稿有44页用铅笔写成，其余的部分则全部用钢笔。尼金斯基一向注重书法，他写得很细心，很注重字迹的美感，大致上全部用俄文写作，很少看到有涂改的痕迹。第4册笔记可看做是前面3册的附录，包括一些诗（有的是用法文写成），以及写给一些人的信，这些信用俄文，波兰文以及法文等三种不同的语言写成，这一部分的手稿如今存放于国家图书馆。尼金斯基自己把这些手稿都拆掉了，经过一再考虑，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全部收录进来，所以在本书第4册的部分，我们只选用了其中的4封信。

1919年的1月到2月之间，尼金斯基的精神问题日益恶化，罗莱娜也越来越忧虑，于是她不久就要求她的母亲、匈牙利的著名女演员爱弥丽亚·玛库斯（Emilia Markus），以及她的继父奥斯卡·帕达尼（Oscar Pardany）一起来圣·莫利兹，他们于2月底抵达。尼金斯基变得愈来愈有暴力倾向，吃饭时用拳头捶击桌子并说要自杀——“只要神要求，我就立即把子弹射进我的脑袋。”同时他不断和身边每一个人争吵。这时弗兰克尔医生的治疗似乎已经无效，罗莱娜决定再找别的医生试试。3月2日，弗兰克尔写信到苏黎世给著名的尤根·勃罗勒教授（Eugen Bleuler）——伯格霍兹里大学（Burgholzli University）精神医院的院长，希望他能安排为尼金斯基治疗。

3月4日，星期二，尼金斯基、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岳父母4人一起离开圣·莫利兹，动身前往苏黎世。对这次的旅行，尼金斯基似乎很高兴，他知道他要去看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时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出版“他的书”以及“去赌股票”。然而，要离开Guardamunt别墅时，还是免不了一番痛苦的折腾：“我妻子来看我，她要我去对女儿吉娜说我再也不会回这里来了。我妻子含着泪，她颤抖着说她不会抛弃我。”甚至在离开的前几分钟，尼金斯基还在写他的笔记：“我现在就要走了……我在等待……我不想……”

勃罗勒教授诊断结果是：尼金斯基的病是一种“自然性精神分裂所引起的精神错乱，伴随着轻度的妄想症”^③。根据他的看法，尼金斯基不必住院治疗，他建议罗莱娜先离开丈夫一段时间，让他暂时不要有任何家庭责任方面的压力，也许一段时间里还可以继续从事舞蹈工作，或者，也可以让他住到精神医院，在妥善的照顾下，他一样也可以从事编舞工作，他的精神疾病也许会慢慢好转起来。

罗莱娜在听了医生这番建议之后一阵愕然，只得和尼金斯基先回到投宿的旅馆。那天夜里，尼金斯基在旅馆里发作吵闹，搞得鸡犬不宁，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达24小时，不肯出来，全家人忧心如焚，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只好叫来警察，撞开门进去。勃罗勒教授的一位同事劝说尼金斯基回到伯格霍兹里精神医院。他在医院逗留了48小时，这时几位精神医生想借机会拿他的笔记去加以研究，但他抱着笔记本不肯放，吵嚷着要在苏黎世出版他的“书”。因此，借由阅读这些笔记，医生们可以更进一步诊断他的精神状态，“好好研究他的脑子”。

勃罗勒教授认为不宜再让尼金斯基回到旅馆，或者回到圣·莫利兹，大家商量的结果是让他先住进疗养院。3月10日，尼金斯基在弗兰克尔医生陪同之下，动身前往克勒兹林根（Kreuzlingen）的“美景”疗养院。尼金斯基这时只有30岁，但从此就要被埋入这暗淡无光的世界，除了一些短暂的间歇，他下半辈子的岁月就要开始以这种方式打发掉……

1934年6月，罗莱娜对外声称，她意外地找到了她丈夫当年的笔记，这些笔记自从1919年以来一直被放在一个箱子里头……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并不太可靠，因为人们都知道罗莱娜向来相当关注她丈夫当年所写的这些笔记，这些笔记曾引起过她的不安。“我的妻子正在打电话，但她心里却在想着我写的这些东西。她问我在写些什么……我把笔记本合起来不给她看，因为她一直想看我写的内容。”“我的妻

子很想看一下，但我不允许她看。我把自己写的一切藏了起来。”——我们可以这样猜测，这些笔记始终一直在罗莱娜手里保存着，直到有一天她想到要出版它。

1936年，借助珍妮弗·玛汀丽（Jennifer Mattingly）的帮助，罗莱娜终于出版了这些笔记的英文版。这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版本，罗莱娜重新编排笔记内容的先后顺序，并且将原稿删去了大约3万字左右，这就等于是原稿篇幅的三分之一了，笔记里所有的诗及大部分涉及性的文字全部被删除，有关弗兰克尔医生的部分也都消失了，尼金斯基许多反复出现的强调部分也删掉了一些。笔记原来的结构已经完全被改动，书的名称也改为《尼金斯基日记》。许多其他的外语译本全都根据这个英文版本而来，1953年由Gallimard出版社所出版的法文本也是从这个版本翻译而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英文版对尼金斯基原来的用字遣词，特别是一些不常规的用法，几乎都忠实地照译了，但是上述的法文版却加以逐一修正，等于是重写。

罗莱娜死于1978年，她一生似乎都在努力地维护她丈夫的形象。尼金斯基在过了长达三十年暗淡无光的生活之后，1950年死于伦敦。在这漫长的三十年岁月里，尼金斯基大部分时光都在“疯人院”里度过，这期间罗莱娜的一切行为如何，我们本来没有任何资格发表意见，但是我们却注意到，有许多时候她会做出一些不当甚至残酷的行为，从未自我克制以维护尼金斯基的形象。

罗莱娜在去世前不久，曾经把尼金斯基的前三册笔记的手稿送给一位朋友当做礼物，由这位朋友决定日后要不要出版。笔记的第四部分则辗转到了伊戈尔·马克维奇手里^⑤。1979年，前三册笔记被卖给了一位英国古董商，卖得的钱刚好可以用来支付罗莱娜遗留下来的财产的继承费用。马克维奇把第四册笔记的手稿捐赠给了法国的国家图书馆。至于尼金斯基的两个女儿，吉娜和塔玛娜（Tamara）则继承了笔记的出版版权，没有经过她们的同意，没有人能出版这些笔记。

这之后的十五年之间，“尼金斯基笔记”曾三度易手：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和瑞典，但是，这些手稿的拥有者没有经过同意都不能出版这些笔记……尼金斯基的作品被继续封存。

1992年，尼金斯基的两位女儿吉娜和塔玛娜，同意我把如前所述的“尼金斯基笔记”改编成戏剧演出。自从十五年前我读到这本作品以来，就一直梦想能将它搬上舞台。如今终于实现。我把英文版重新加以翻译，希望能更接近原著中那种难以传达的俄语的精神。

隔了一年，在亚维农艺术节上，演员雷迪耶普·米托洛维奇（Redjep Mitrovitsa）朗诵了我所改编的这个剧本。

这些年来，曾经有许多人向吉娜和塔玛娜请求，允许出版她们的父亲所写的笔记的完整本。她们都一概回绝。她们的母亲曾经嘱咐过“尼金斯基神像”之前的火焰不得熄灭——所以她们担心这些笔记如果完整披露出来，可能会伤害到尼金斯基的形象。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把这个人物的苦难和悲哀展现出来，难道真会有什么不妥当，或者甚至有所亵渎吗？

紧接下来两年的通信往返中，我不断向这对姐妹要求出版笔记的不删节版本的许可，终于有一天，塔玛娜邀请我到美国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我因而有机会进到了“尼金斯基夫妇基金会”（Fondation Vaslav et Romola Nijinski）的档案室，这个基金会只成立了几年。我在档案室里亲眼见到了尼金斯基所使用过的衣物，尤其是他那次在瑞士苏瑞塔宾馆最后表演时所穿的服装，那是一件滚黑边的白色丝绸上装，上面沾满了汗渍，想来这真是一件披满了痛苦的衣服。尼金斯基的灵魂和躯体就曾经在这件衬衫里颤动，如今这件衬衫挂在衣架上，看上去倒像个已经被掏空的稻草人。这件衣服也正是他那件穿去“和神结婚”的服装。过了一会儿，塔玛娜递给了我一个厚厚的大信封袋，说：“拿去吧，既然你一直那么有兴趣……”

嘉琳娜·波哥耶娃（Galina Pogojeva）是一位俄国作家和翻译

家，我请她和我一起做法文版的翻译工作，由于她的帮助，我终于能够得以重新建立这些笔记原来的面貌。尼金斯基说过，他想写一本“探索情感的伟大的书”，如果当初他有机会自己出版，可能就会使用这个书名，于是我们把“情感”当做法文版的副标题。

我们尽量忠实于俄语原著，尊重原文中有缺陷的用词方式，以及一些奇怪特殊的字体。尼金斯基精通波兰语和俄语，至于法语则只有相当基本的认识。他在写这些笔记时，已经离开了俄罗斯10年，所以使用的俄语不免夹杂了许多波兰语和法语的风格。

尼金斯基特别喜欢使用“情感”（sentiment）、“感受”（sentir）、“深深感受”（ressentir）等这一类字眼。“情感”在他看来，类似一种直觉或是对人和物的直接认知，他把“情感”和“聪明”（intellect）做对比，认为“聪明”是一种缺陷，会阻碍人的真正的理解力。“感受”或“深深感受”可以帮助人和他周围事物的交流，比如神、自然界或其他人等等。然而“思考”（penser）是一种头脑的活动，会把人本身和他的真正本质隔离。如果“聪明”是一种缺陷，那么相对的，“理性”（raison）则是一种相当人性的物质，动物不会有“理性”，这种物质来自于神。

尼金斯基有时会对他所使用的词汇下自己的定义——比如“习惯”（habitude）这个字。在他看来，“有一种习惯”是带有贬义的，意思就是说，成为一种行为或是由“聪明”所支配的偏见的奴隶。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习惯”，代表的即是一种自由。

有些关键性的句子，我们仍然保留其不符合规范的结构方式，比如“我是一个有错的人”（Je suis un homme avec des fautes），他所要表达的意图，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Je suis un homme qui a des défauts）。

有些字母的大写和小写用法，尼金斯基大致都遵守常规，比如“神”（Dieu）或弗兰克尔（Flankel）的名字。此外，我们也保留原文中的段落顺序，只有这样才能捕捉他写作的落笔方式，因为支配他

下笔方式的经常是一些概念的自由联想和流动,而不是依循逻辑的规律。

我们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只希望能整个原封不动地传递出尼金斯基所写的东西。这些笔记见证了这个人及这个艺术家人性的诉求,是一种人类的爱、精神以及信仰的追寻。这些文字是一个即将崩溃的灵魂的呐喊,为了达到他的舞蹈极限,他跃向了一个无人能及的地方——“神的心中”。

注:

- ① “请参阅彼得·奥斯华德(Peter Ostwald) 所著《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疯狂中跳跃》(Vaslav Nijinski: Un Saut Dans La Folie) 一书, 1934年, 巴黎。
- ② 罗莱娜所写《尼金斯基》(Nijinski) 一书, 1934年, 巴黎。
- ③ 请参阅上述奥斯华德所著一书中所引述的勃罗勒教授的诊断报告。
- ④ 伊戈尔·马克维奇(Igor Markevitch) 是作曲家和指挥家, 他是尼金斯基大女儿吉拉的夫婿, 也是罗莱娜遗嘱的执行人。